



临沧云海 江文耀 摄

插架闲谭

“河东狮”与“文殊菩萨”

◎巴山夜(河南鲁山)

提起“河东狮”，还得先说说“河东”。

“河东”是一个古地名，最早指今天的山西省南部地区，唐代以后泛指今天的山西省全境。因黄河流经山西时呈北南流向，这一地区居于黄河以东，所以被称为“河东”。历史上的河东郡，治所在安邑（今山西夏县西北）。汉代时河东郡辖今山西阳城、沁水、浮山以西，永和、隰县、霍州市以南地区。北魏时，治所移至蒲坂（今山西永济市蒲州镇），河东郡辖境缩小至今山西西南汾河下游至王屋山以西一角。隋唐时，又曾改蒲州为河东郡。

在百家姓中，河东是柳氏的郡望。河东柳氏大多以河东为堂号。

河东柳氏主要人物有柳宗元。柳宗元是唐代文学家，字子厚，河东解（今山西运城西）人，世称“柳河东”。柳宗元曾被贬为永州司马和柳州刺史，所以又被称为“柳柳州”。柳宗元与韩愈共同倡导唐代文坛的古文运动，并称“韩柳”，同列“唐宋八大家”。柳宗元有《河东先生集》存世。

再说“河东狮”。

话说宋代的大文豪苏东坡一生坎坷，先是因为反对王安石推行新法而离开京城到外地任职，后因为诗作“谤讪朝廷”的“乌台诗案”被贬官黄州（今湖北黄冈）。苏东坡在黄州时结交了好友陈慥。陈慥，字季常，居住在黄州的龙丘，自称龙丘先生。陈慥这个人

信佛，喜欢研究佛学，与苏东坡成为好友后，经常和苏轼在一起谈话交流。

陈慥惧内。宋代洪迈的《容斋三笔》载：陈慥好宾客，喜蓄声妓。然其妻柳氏凶妒。因此东坡有诗《寄吴德仁兼简陈季常》云：“龙丘居士亦可怜，谈空说有夜不眠。忽闻河东狮子吼，拄杖落手心茫然。”“狮子吼”本来喻佛门威严，这里暗指陈慥的妻子柳氏泼辣。不是东坡先生对佛不敬，实因陈慥好谈佛，所以东坡就借佛家之语戏谑。后来，“河东狮吼”成为一个成语，比喻嫉妒而泼悍的妻子发怒撒泼，用来嘲笑惧内的人。

关于“河东狮吼”，还有一个与此相关的古代经典笑话。

过去，有一个人绰号“文殊菩萨”。出于好奇，有人向其好友询问其中的缘由。好友说：“因为他的妻子是个泼辣货，所以才得如此美名。”这人接着又问：“难道文殊菩萨也有老婆，并且很凶吗？”好友回答：“不是。是因为厉害的老婆被人称作‘河东狮子’。”再问：“那么，‘河东狮子’和‘文殊菩萨’有什么关系呢？”好友笑答：“文殊菩萨的坐骑不是狮子吗？”问的人恍然大悟。今人听了，大概率还是要笑这男子得了阿Q精神的真传。

时下有句话为：“男人负责养家，女子负责貌美如花。”在这儿也可以套用一下：“妻子不做‘河东狮子’，丈夫就不会被别人称为‘文殊菩萨’。”

百姓纪事

母亲“囤药”

◎马海霞(山东淄博)

全国相继放开疫情管控后，我立马慌了，朋友年初送了我三盒连花清瘟胶囊，远远不够呀，得再去药店买几盒。可到了药店，药已经售罄。回到家又网上搜罗各种药物，退烧的、消炎的，下单了不少。

我妈知道后，开始吼我：“听风就是雨，药还有囤的！过去老人都说，囤药不吉利。你是不是忘了那年抢盐的事了？”

我当然记得，那年日本地震海啸造成核泄漏，大家开始抢盐；非典时大家也抢盐。那时我家在村里开小卖部，有个八十多岁的退休工人一下买了50袋盐。怕我妈涨价，这些来抢盐的人来买盐时都没告诉我妈原因。我妈还奇怪呢，咋半天工夫盐就卖没了？等我下班后说了事情原委后，我妈生气地说，等着瞧，有他们吃不了到处送的时候。

果然，大家发现市场上盐正常供应，又开始着急处理囤在家里的盐了。买我妈50袋盐的退休工人来问，想把盐再卖给我们，被我妈一口拒绝。我妈说“不回收”，得让这类人长长记性。

有前“盐”之鉴，我妈让我取消了一部分订单，但还继续骂：“都是你这样的人太多了，才扰乱了市场秩序。囤药的不一定得病，不囤的得病了，却买不到药。”

我可真是冤枉，老人小孩是易感人群，备药不还是为了我妈。

我妈可不领情，她说她身体好得很，到时感染了新冠病毒，谁症状严重还不一定呢。

我的妈呀，咋现在如此自信了？我妈解释说：“我感冒了，吃几粒感冒胶囊就好了，这么多年，你见我感冒发过一次高烧？还是因为感冒耽误做一顿饭？”

这些还真没有，加上我妈没有基础病，她这份自信可以有。

我妈说，专家都说了，现在的新冠病毒传染性强但重症少，不用过度担心，吃好喝好休息好，没事别老坐着，得起来锻炼身体才行，身体素质提高了，比囤啥药都强。

怪不得最近我妈开始跑步了，餐桌也丰盛起来：原来我妈不喜欢的鱼虾出现了、水果品种也多了起来。我妈说，锻炼身体的同时，营养也必须均衡，还要保持心情愉悦，当然更主要的是保持安全社交距离，人多的地方坚决不去。她和老姐妹的“天天”牌局也解散了，还嘱咐爱跳广场舞的老姐妹，自个儿在家跳跳得了，少聚集。

我妈今年76岁了，面对新冠病毒一点儿也不恐慌，因为她早有准备，不过这份准备不是囤药，而是比药更重要的抗病妙方。

鞋匠

◎安宁(内蒙古呼和浩特)

坤叔坐在马扎上，等着十里八乡的人借赶集的日子来找他修鞋时，颇有吃上了国库粮的骄傲。

可不是，谁让坤叔和身后小卖铺的胖女人关系处得好，因此他的摊位恰好就可以摆在人家支起的窗户下，春天挡雨，夏天遮阳，冬天防雪，秋天的风来了，坤叔还可以进小卖铺里避上一避。当然，每天收工的时候，坤叔修鞋的所有家什，也一并交给小卖铺老板娘保管。比起那些每天哼哧哼哧拉着一平板车瓜果梨，在集市大太阳底下站一整天的小商贩，骑着自行车轻松赶集的坤叔可真是享福。所以他给人修鞋的时候总是吹着口哨，就连补鞋机在鞋帮上砸线时发出的轻微嗒嗒声，也充满美妙的韵律，好像在给坤叔的哨声伴奏似的。

小卖铺的女人听到哨声，就从窗户里探出白胖的脑袋来，也不言语，用手托了腮，只笑嘻嘻地听着。她眼睛里动不动浮起雾气，大约想起了没有出嫁之前在娘家做姑娘的好时光了，发了福的圆脸盘上，现出一抹月亮一样柔和的微笑。

那段时间，坤叔在家里做着母亲口中的好男人。每天母亲都爬到平房上，半是晾晒粮食，半是窥探胖婶院子里的动静。虽然坤叔家的宝贝儿子长坤已经出了满月，但胖婶好像打定了主意要将月子坐到明年春天，所以满院子里只听得她指挥得晕头转向的吼叫声。

长坤出了百天后，坤叔终于开了业，还特意在家门口放了一挂鞭炮。村里女人听见了都跑来庆祝。女人们说，看，坤叔终于摆脱了屎尿的生活，可以去集市上靠着另外一个胖女

人过舒服日子了。坤叔呢，只是笑笑说：嘻，多一张嘴，再不开市，家里怕是连锅都揭不开了。

大家碰了一鼻子灰，很没趣地走开了。可是关起门来，坤叔跟胖婶的世界大战，肯定不止爆发过一次。有一次，他们又吵架，赶上夏天的一场大雨，那些被不幸扔出来的鞋子，便生了气似的，一声不吭地顺着阳沟庭院外流去。我于是披了雨衣，拿了棍子，拦截那些形态各异的鞋子。它们有的鞋帮掉了下来，有的鞋跟断裂，有的鞋帮跟鞋面分了家，总之都是一副可怜兮兮残兵败将的模样。

我正专心地拦鞋，坤叔戴着草帽走了出来。

二妮子心眼真好。坤叔眯眼笑着对我说。

我不知道如何回答，胖婶的骂声又一次响起，这次她骂人的对象转向了女人们口中念念不忘的胖女人。

坤叔在骂声中弯下腰去，很认真地提起一只翠绿色的鞋子。他好像想起了什么，注视着那只鞋子，忽然间笑了，脸上不知是雨水还是泪水，乱纷纷的，顺着被日光常年曝晒的沟沟壑壑，滚滚而下。

我有些同情坤叔，于是像串糖葫芦一样，将鞋子一个一个挂到木棍上，伸到坤叔面前。

坤叔恍如从梦中惊醒，注视着那串鞋子，像在集市上一样，忽然欢快地大笑起来。

我也呵呵傻笑起来。胖婶的骂声，再一次顺着风，响亮地刮进我的耳朵里。

那个眼睛里动不动浮起雾气的胖女人，年轻时一定很好看吧。我这样想。

稿约

插架三万牙签重，此身愿为书蠹虫。挑灯夜读、闲时开卷，或可成就一段放牧心灵的时光。《平顶山晚报》推出的《插架闲谭》栏目，所刊文章为千字之内随笔、读书札记、文史故事等，欢迎广大读者踊跃投稿。

投稿邮箱：wbtk@pdsxw.com。